

露西的意外人生

The Story of Lucy Gault

威廉·崔佛 William Trevor◎著 繆靜玫◎譯

那年夏天，八歲的露西與家人被迫放棄深愛的家。她知道危險逼近了，然而，個性倔強的她決定，不論如何，她都要強迫父母留下來。卻不知這樣的選擇，讓她的人生從此無法轉回到原點。

本書入選英國2002年Man Booker Prize ◆ 2002年Whitbread年度最佳書獎

作者四度入選英國Booker Prize ◆ 三度奪下Whitbread年度最佳書獎

◆ 1977年授獎榮譽CBE，表揚文學貢獻。 ◆ 1999年大衛·柯漢文學終身成就獎



露西的意外人生 / 威廉·崔佛 (William Trevor)
著; 繆靜玫譯。

-- 一版. -- 臺北市: 新苗文化, 2004 [民93]

面; 公分. -- (小說; F37)

譯自: The story of Lucy Gault

ISBN 957-451-175-8 (平裝)

873.57

93013796

小說 F37

露西的意外人生

The Story of Lucy Gault

作者 / 威廉·崔佛 (William Trevor)

譯者 / 繆靜玫

編輯 / 采藝工作室 張碧珠

發行人 / 王聖毅

出版者 / 新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 150 號 4F 之 4

電話: (02)2332-0430

傳真: (02)2332-9817

郵政劃撥: 18324544

E-mail / shinmiao @ ms59.hinet.net

排版 / 普林特斯資訊有限公司

印刷 / 久裕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版次 / 2004年9月一版一刷

國際中文版權代理 / 大蘋果有限公司

Copyright © William Trevor, 2002

This edition arranged INTERCONTINENTAL LITERARY
AGENCY (ILA)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a division of Cathay Cultural Technology Hyperlinks

2004 NEW SPROUTS PUBLISHER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定價 / 270元

I S B N / 957-451-175-8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請寄回更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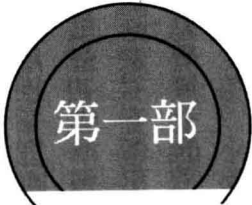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露西的意外人生

The Story of Lucy Gault

威廉·崔佛William Trevor◎著 繆靜玫◎譯





第一部

一九二一年六月廿一日晚上，毅夫·高特上尉打傷了那個男孩的右肩。黑暗中，他從樓上一扇窗子瞄準幾位非法入侵人士的頭頂上方，開了一槍，然後看著那三個人影倉皇跑走，受傷那個人由他的同伴協助逃離現場。

他們是來放火燒房子的。他們會來是預料中的事，因為他們之前就來過了。那一次他們來得比較晚，凌晨時分，剛剛過了一點。幾隻牧羊犬看著他們跑掉，不到一個星期，那些牧羊犬就遭人毒死在院子裡，於是高特上尉知道，那幾個人還會再來。

「我們當時在營房裡好緊張，長官，」泰德利中士從恩尼席拉出來時說。

「哦，緊張得要命，上尉。」拉哈爾丹並不是唯一受到威脅的房子；不論警察如何部署，每個星期都會有地方受到恐嚇。「求求你，上帝，事情總要有個結束，」



泰德利中士說，接著就走開了。

由於愛爾蘭當時的情況極為動盪不安，相當於戰爭，因此國內實施戒嚴令。關於那幾隻牧羊犬被毒死的事並沒有人採取任何行動。

槍擊事件發生後的那個早晨天亮後，屋子前面小廣場上的小圓石上可以看見血跡，有人還在一棵樹後面找到兩個汽油罐。他們仔細搜尋小圓石，拿走了幾桶在這次事件中染上血跡的小圓石。

高特上尉認為事情應該就此結束了：他們已經得到教訓了。他寫信給恩尼席拉的莫里塞神父，如果他剛好聽到有什麼人受了傷，請他代為轉達他的慰問和遺憾之意。他並不打算傷人，只是要大家知道，有人在注意這件事。莫里塞神父回了信。「他向來是那個家庭裡相當任性的一個孩子，」他以這句話表達他對此事的看法，可是他的信在用字遣詞方面讓人有種不自在的感覺，好像他認為很難對已經發生的那件事下評論，好像他並不了解上尉原本並不想造成死傷。他在信中表示，他已經把話帶到，可是他所提到的那個家庭對這件事不置可否。

高特上尉自己也曾受傷。六年來，自從他因為生病退役返家以來，他的體內一直留有榴霰彈碎片，而且那些碎片會一直在。當時的傷讓他未能繼續軍旅生涯：他永遠都只是個上尉，這一點讓他相當失望，因為他經常想像自己能升到較

高的位階。不過他在其他方面並不算失意。他快樂的婚姻、妻子艾洛依絲幫他生的孩子，還有他的家，都讓他感到極為欣慰。他認為自己住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比住在那間有石板屋頂的三層樓灰色建築裡還要快樂。那棟房子的木造白色窗戶和白色玄關門上細緻高雅的天窗讓石頭變柔和了。房子的右側有一道鵝卵石的庭院拱門，拱門又寬又高，還有鵝卵石走道可通往一座蘋果園和一座花園。從前面的房間看出去有一半盡是碎石子，另一半則是一片加高的草坪，草坪彎處的藍色繡球花區隔了這片草坪和地勢急遽升高的樹林。房子後面樓上的房間則可以瞭望大海和海平面。

幾百年來，高特家族在愛爾蘭的起源都不是很清楚。以前是在諾福克（Norfolk，英格蘭東岸的一個郡），雖然不是很確定，但家族裡的人都相信是這樣。高特家族一開始定居在科克郡（County Cork，愛爾蘭共和國蒙斯特的首府）的最西邊。一位幸運的士兵興建了他們簡樸的家園，在那裡低調地過生活，至於是什麼理由就不得而知了。十八世紀初的某個時期，當時這個已經有相當地位和財富的家族往東遷移，家族中每一代都會有個子孫繼續保持這個家族和軍隊的關係。他們買下拉哈爾丹的土地，開始建造這棟房子。他們開了一條又長又直的林蔭道，道路兩旁種植了栗樹，前面盡是峽谷的林地。後代子孫種植果園，養著來



自阿馬郡（County Armagh）的家畜，並且一點一點地塑造仍舊保持小型規模的花園。

一七六九年，郡治安官湯生子爵（Lord Townshend）住在拉哈爾丹；一八〇九年，丹尼爾·歐康乃爾（Daniel O'Connell，十九世紀的天主教徒政治領袖）也曾住在這裡，當時斯圖亞特家族的杜敏納（Stuarts' Dromana）所有的房間都客滿。

歷史是以那種方式在這個地方留下印記，不過大家不會忘記而且經常談到的則是和身世、婚姻和死亡、家庭意外、房間的改變或增加、憤怒或和諧有關的時候。高特家族有位祖先在一八四七年中風，躺著受苦了三年，卻沒有意識。一八七二年，沈溺牌桌六個月帶給家族的是無比重大的損失，在這期間，田地一塊一塊輸給隔壁的奧萊利家族。一九〇一年，白喉爆發並迅速擴散，一家五口只剩下現在的毅夫·高特和他的一個弟弟。

客廳寫字桌上有張高特家族遠古先人的肖像，現在還在的人都不記得他的身分：消瘦、嚴肅的表情，臉頰兩邊沒有鬚毛，藍色的眼睛裡並沒有堅毅的神情。儘管那時已經有照片，有相簿保存親戚、朋友和拉哈爾丹高特家族成員的影像，但那卻是屋子裡唯一的畫像。

這間房子、牧場土地的遺跡、淡色泥土的懸崖、沿著懸崖通往契羅蘭這座漁村的小路、兩旁栗樹高聳的樹枝已圍拱起來的那條林蔭道，這一切大部分屬於毅夫·高特。他臉上五官的家族特徵，和客廳裡那張畫像上的特色有點相似，頭髮又黑又柔順。他的個子高挑，脊背直挺，從不隱藏自己。現在的他沒有什麼野心，很久以前就已經接受自己的命運就是保持精神抖擻，好好照顧他所繼承的財產，吸引蜜蜂到蜂巢來，把有缺陷的蘋果樹挖掉，再把蘋果樹種下。他自己打掃房子的煙囪，重新刷塗房子的灰泥，重新安裝房子窗戶的玻璃。他會爬上屋頂，修理鉛質框架上經常出現的小孔。他擠到那些小孔裡的史柯丁黏膠（Secotine）的效力可以持續一陣子。

他在做這些事時，大部分都會有亨利幫忙。亨利是個行動緩慢、體形笨重的人，白天很少把頭上的帽子拿掉。幾年前，亨利入贅到看守小屋，現在那裡只有他和碧姬住，因為他們沒有孩子，而且碧姬的父母親都已經不在人世。她父親原本和他手下的兩個人負責照顧馬匹，他當時就已經預料到亨利會獨自擔負起院子和田裡的工作。碧姬的母親則在這棟房子裡工作，在這之前則是她的外婆。

碧姬和她的丈夫一樣粗壯，肩膀又寬又厚，相當有能力：廚房裡的大小事都由她一手包辦。房間女僕凱蒂·泰瑞莎則協助艾洛依絲·高特處理曾經是好幾個



室內僕人做的工作；老漢娜每星期會從契羅蘭走路過來，清洗衣服、床單和桌巾，順便刷洗玄關的瓷磚和後面的石頭地板。

拉哈爾丹已經不可能有過去那種風光的派頭。穿越土地那條長長的林蔭道已經在牌桌上變成奧萊利家族的財產，高特家族的祖先只留下足夠飼養一小群荷斯登乳牛的牧草地。

在那起晚間槍擊事件之後三天，艾洛依絲·高特讀了莫里塞神父的來信，接著又把它翻過來重新看了一次。年近四十的她體格修長苗條，長長的金髮打理成一種能補足其特色的髮型，一種颯颯的美加上一點嚴厲，時常和她的微笑不協調。可是自從那個晚上的槍響吵醒她開始，她的臉上就沒有太多笑容。

即使平常的事並不會讓艾洛依絲膽怯，這次她還是覺得害怕。同樣也是來自軍人家庭的她，一直都能解決問題，那是在結婚前幾年，當她那個自從和波爾人（Boers）的戰爭期間就守寡的母親過世時，她幾乎就是一個人孤單地留在這個世界上。在動亂或悲痛的時刻，勇氣自然會來到她身上，可是當她想到有人企圖燒掉她和孩子還有女僕睡的這棟房子時，一想到事情可能演變的後果，她就沒有那麼勇敢了。加上那幾隻被人毒死的牧羊犬、那個年輕人的家對這件事情不置可否的態度、鵝卵石上的血等等，「我被嚇到了，殺夫，」她終於不再對自己的感覺

有所保留，坦白向丈夫表示。

上尉和他的妻子非了解彼此，他們有共同的生活方式，對事情的優先順序和顧慮也有相同的看法。他們年輕時曾面臨死亡的相同經驗使他們變得更加親近，而在他們的婚姻當中，孩子的出生所帶來的家庭感覺讓他們十分珍惜。艾洛依絲一度以為自己還會再有其他孩子，還是沒有放棄至少還會再生一胎的希望。但是她的丈夫也勸她，沒有兒子繼承拉哈爾丹並不是她的錯，這一點她倒是挺信服的，而且當她唯一的孩子日漸長大時，她也體會到只有一個孩子以及由愛所維繫的三人一體的恩澤。

「被嚇到可一點都不像你，艾洛依絲。」

「這全是我在這裡的關係，因為我是在拉哈爾丹的英格蘭籍妻子。」

艾洛依絲堅持是她引起別人注意到這棟房子的，可是她丈夫不這麼認為。他提醒她，在拉哈爾丹發生的事是全愛爾蘭發生事件的一部分。這棟房子的特質、家族擁有土地（即使土地已漸漸變小）、家族和軍隊之間的關係，就足以引來像那個晚上的麻煩。而他必須承認，造成破壞的衝動，不論起因是什麼，都不能假定已經被他的回應所壓制了。事件過後一段時間裡，毅夫·高特下午睡覺，夜間看守；雖然他守夜時並沒有人前來打擾，但這種基於擔心所採取的保護措施，還



有妻子的憂慮，造成家裡更多的不安，牽動每一個人的神經，包括孩子。

*

*

*

那年夏天，即將滿九歲的露西和奧萊利家那隻狗成了朋友。那是一隻很喜歡玩的大狗，一半長毛獵犬、一半獵犬的血統，大約在一個月前偷偷爬進奧萊利家的院子裡。亨利猜牠是從一間廢棄的房子閒晃過來的。起初，奧萊利家那幾隻工作狗對牠有些敵意，之後也就接受牠了。亨利說牠是個沒有用的傢伙，露西的爸爸說牠是個討厭鬼，尤其是不論任何人在海岸上，牠都會爬下懸崖和他作伴。奧萊利一家人並沒有為那隻狗取名字，而且根本很少注意到牠，所以亨利說，說不定牠又會再次走失。露西和她爸爸晨泳時，他看到牠在海灘上的砂石上跳躍，總是會把牠送回去。露西認為那麼做很無情，但是她沒說出來。她也沒有透露，她一個人游泳時——她是不被允許這麼做的——那隻沒有名字的狗都會在大海邊興奮大叫，有時候還會咬著她的涼鞋到處跑，牠可是從來都不下水。亨利說牠是隻老狗，可是有露西在海岸邊的陪伴，牠幾乎又變回小狗的模樣，最後還會筋疲力盡地躺著，伸出牠那粉紅色的長舌頭。有一次，雖然她花了一整個上午的時間尋找那隻牠原本在玩的涼鞋，但還是找不到。她只好翻出她衣櫥下面那雙舊涼鞋，希望沒有人會注意到這件事。結果真的沒有人注意到。

拉哈爾丹的牧羊犬被毒死時，露西建議這隻狗可取代其中一隻，因為牠從來都沒有真正成為奧萊利家的狗。可是她的建議並未獲得回應，而且兩個星期後，亨利就開始訓練兩隻小牧羊犬。這兩隻幼犬是契羅蘭附近一位農人以便宜的價格賣給亨利的。雖然露西非常愛她的爸媽，愛父親平常穩重沈著的作風，愛母親的溫柔 and 美麗，不過那個夏天她很氣他們，因為他們沒有分享她對奧萊利家那隻狗的愛。她也氣亨利，因為他也沒有和她一起愛那隻狗。回想起來，那些事都是那個夏天應該忘掉的，而且，如果沒有那個晚上的麻煩，應該早就已經被遺忘了。

沒有人跟露西提過那件事。她父親那聲槍響並沒有吵醒她，在她睡夢中，那聲槍響變成一根樹枝被風吹斷的劈啪聲；而亨利說，那些牧羊犬一定是去過有毒的土地。可是幾個星期過後，那年夏天開始變得有點不一樣，偷聽於是成為她獲得消息的來源。

「事情會平靜下來的，」她爸爸說。「現在甚至還有停戰的說法。」

「不論停戰與否，麻煩還是會繼續存在，你看得出來，也感覺得到。我們並沒有受到保護，毅夫。」

露西在玄關裡專心聽著，她聽見她媽媽提議說，或許他們應該離開，或許他們沒得選擇。她不明白那是什麼意思，也不明白會平靜下來的是什麼事。她的身



子往微開的門那裡移動，因為聲音變得比之前要小。

「我們必須顧慮到她，毅夫。」

「我知道。」

在廚房的碧姬說：「莫瑞爾一家人已經離開克拉許摩爾（Clashmore）了。」

「我聽說了，」亨利平緩的聲音從小狗通道傳到露西的耳朵裡，這個通道也就是從廚房通到後門的走道。「我聽說很順利。」

「他們現在都超過七十歲了。」

亨利停頓了一陣子，接著又說，像這種時候，總是要做最壞的假設，任何因不幸事件所產生的懷疑的好處都可能以錯的方式出現。他說，高佛聶一家已經離開艾格利許（Aglish），布里歐一家已經離開林恩維爾（Ringville），史威福一家已經離開布依西斯（Boyces）。在任何地方，你都會聽到和離開有關的事。

這下露西終於明白了那隻沒有名字的狗從「廢棄的房子」閒晃過來的意思了。她想像把家具和財產留下來的景象，因為他們也提到這些事。她明白了。她跑步離開走道，不介意別人聽見自己的腳步聲，不介意院子的門碰得好大一聲。他們聽見聲音就知道她聽到他們的談話了。她跑進樹林裡，跑到小溪旁，幾天前她才在這裡幫她爸爸把一排阻擋石頭擺好。他們要離開拉哈爾丹了，離開山谷、

樹林和海邊、小蝦池子所在的平坦岩石、她睡醒的房間、院子裡母雞嘰嘰喳喳的聲音、火雞咯咯叫的聲音、走路到契羅蘭上學時她的腳印在沙灘上留下的第一道足跡、海草掛著預告氣候這些事。她得去找個盒子裝她房間窗臺上排放的貝殼，裝她的樅樹毬果和她那根形狀像匕首的棍子，裝她的打火石。所有東西都得帶走。

她不知道他們會去哪裡，也無法忍受到不可能想像的某個地方。她在離小溪幾碼處的樹叢裡的蕨類植物之間獨自哭泣。「那就是我們的下場，」她聽到亨利這麼說，而碧姬說沒有錯。另一次她爸爸曾說，往事在愛爾蘭是敵人。

露西那一整天都留在山谷樹林中那個屬於她的祕密基地裡。她喝山泉水，這山泉水是她爸爸小時候發現的。她躺在樹林裡陽光照得到的草地上。她尋找派帝·林頓就要倒塌的小屋，她以前一直都沒有找到的。派帝·林頓以前曾經像個野人一樣走出樹林，雙眼布滿了血絲，頭髮像根本沒有梳過似的。幫她找到那根形狀像匕首的棍子的是派帝·林頓，教她如何用打火石打出火花的也是他。他跟她說，小屋的屋頂有些部分已經塌陷了，可是有些部分還是好的。「我是不是會被雨給毀了？」他經常這麼說。「它們穿透屋頂的舊草皮滴到裡面，它會不會在我適應它之前就讓我進了墳墓？」他說，雨奚落他、折磨他，就像魔鬼戲謔一



樣。有一天她爸爸說：「可憐的派帝死了。」那時她哭了。

她放棄尋找他曾住過的地方，就像她以前常常做的那樣。她餓了，又走回樹林裡，走到小溪旁，然後走上返回拉哈爾丹的小路。小路上只聽見她的腳步聲或是她踢到樅樹毬果的聲音。即使這條小路全是上坡，還是她很喜歡走，這裡幾乎是她比較喜歡的地方。

「你看看你身上的傷！」碧姬在廚房裡大聲斥責她。「孩子啊孩子，我們的麻煩還不夠多嗎！」

「我不要再離開拉哈爾丹，永遠都不要走。」

「露西，你現在給我上樓把膝蓋洗乾淨，在他們看見你之前自己先洗乾淨。事情根本就還沒有開始安排。」

樓上的凱蒂·泰瑞莎說絕對不會有事的：她凡事都抱持樂觀的看法。她從露西的母親在恩尼席拉用幾便士買給她的浪漫愛情小說裡學到這一點，而且常常跟露西講一些悲劇或遭遇挫折的愛情故事，這些故事最後都會有快樂的結局。灰姑娘參加了舞會，比較英俊的參賽者贏得了劍賽，謙虛獲得了財富的獎賞。可是在這件事上，樂觀的一面讓凱蒂·泰瑞莎很沮喪。當偽裝瓦解時，她就只能不停地說絕對不會有事的。